



松恩峽灣區Kviknes Hotel外的山光水色。

旅途中

◎莊宜文 文・圖片提供

陪八十歲的外公出國

民國八十年初夏，將滿十八歲的我，陪年逾八十歲的外公，繞行大半地球，先赴埃及探親，再前往挪威開會，遊歐數國，經星國數日返台。外公子女六人，孫輩十餘人，為何是未及弱冠之齡的外孫女陪同？只因那年我極幸運地保送入學，親戚們或上班或上學，獨我享有漫長的假期。人生如潮汐起落，回看方知原來那是此生的黃金時代。

公教家庭薪資有限，我們全程旅費由經商的二舅資助，他的慷慨促成了小女孩的仙度拉歷險記，當年懵懂不知，竟未曾道謝。二舅因患重病終生未婚，而今我將到他辭世的年齡，才明白當年他所有的安排，都為了留下有形無形的資產。

「坐飛機很簡單」，二舅和小舅在機場教我辨識機票、登機證和航空公司標誌，他們將出國視為稀鬆平常，竟未留意到新航赴埃及開羅的班機，除先在新加坡換機，還得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轉機。自新加坡啟程後外公暈機，祖孫倆經歷一場搏鬥下機後，滿目所見都是全身披掛的回教徒，瀰漫一股森然嚴峻的氣息，不知身處何方。在最近候機室傻傻坐下，茫然不懼，旁邊難得



莊宜文。(圖／莊宜文提供)

莊宜文

曾是經常從旅行中汲取養分的文青，後成為被關禁閉也自閉的大學教師。研究旅途中陸續探索過小說獎、張愛玲與張派小說、文學改編影劇。心願是退休後還有餘力遊山玩水。

延伸閱讀

申慶鑒《望雲集》，台北：邁思設計，民國九十六年。

一位西裝革履的商務人士，和我聊了幾句後，問我們去哪兒，隨即他臉色一變，我們才前往正確的登機門，飛機很快就要起飛了。如果未經提醒，難以想像之後如何更換機票跨越彼時蠻荒的亞非交界處。

小阿姨婚後曾隨任職榮工處的小姨父旅居沙烏地阿拉伯，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，我們只見照片中荒土上的房子和小庭園，最初幾年返台後再去，外婆總隔著離境玻璃，母女兩頭淚漣漣相望，再三揮手道別。後他們又遷往埃及開羅，外公對么女的異鄉生活想必十分關懷，我們隨著阿姨家過了幾天日常生活，曾到神祕的金字塔參觀，在黝黑的入口處即嗅聞到詭異的氣息，和表妹們在炎熱乾旱的沙漠騎著懶散不耐的駱駝。開羅散發衰敗寂寥的氣息，窮困乞討或索要小費的人民，和輝煌的古文明構成強大反差，讓懷抱理想期許的我倍感失望。

人生中最魔幻的夜晚

祖孫一行六人從開羅飛往巴黎，因小阿姨家的簽證沒辦妥，我和外公逕赴挪威奧斯陸，參加國際地方政府聯合會第三十次年會，外公代表地方自治學會出席。抵達時已是夜間，卻一如白晝，空氣寒涼，祖孫都衣著單薄，外交部駐挪威代表接機，領我們下榻代訂的Royal Christiania Hotel，旅館安排了雙人床，外公是保守嚴謹的文人，希望加床，小床放在走道緊鄰窗邊，夜裡絲絲寒氣滲入室內，我仰望遼闊無邊的日不落天空，觀看光影層層變幻，吐納著奧祕的氣息，大約僅三小時天色暗下。

在旅館打開水龍頭飲水，竟極為沁涼清甜，北國的藍天遼闊無邊、白雲立體分明，空氣清新舒爽，早餐吃飯店提供的餐飲，午晚餐有時走過一小段街衢到世界性的麥當勞，篤信佛教的外公吃素，簡單吃些薯條和沙拉。我一到奧斯陸便因空氣寒涼鼻子過敏，後外公才說以為我感冒，沒請人另安排行程。我們赴階梯式偌大會議廳，年邁的外公行前似未思及不諳英文的不便，我因沒考上公立高中甫自教會學校畢業，

當時日用英文程度尚可，但會議英文太艱難。外公常讓我詢問相關人員，我需在腦中將雲南口音濃重的國語翻譯成英文，有時躊躇未立即付諸行動，外公又加催促。一回外公急著讓我去旅館大廳問櫃台人員事情，我問後快快不快，頗覺心煩，離去時賭氣沒扶外公下樓梯，突見走在前頭的外公踉蹌一下，幸而後頭剛巧有位人高馬大的中年男子，立刻攙住外公兩腋，我趕緊向前扶持，這段插曲一直讓我心懷歉疚，卻未曾向外公道歉。

當時台北市市長一行也與會，我們應邀在場外聚餐一次，其他時間皆未同行。大會晚宴在海洋博物館舉行，乘坐小巴士前往，微暗天光中，沿路看見山光水色間色彩斑斕的華美別墅，宛若最真實的童話景觀，整座城市煥發透明水藍光澤，澄澈如仙境。挑高的博物館清爽大器，晚餐後參觀館內展示的古船等文物，照見海洋國度的歷史傳說。隨後在舞會中看著翩翩起舞的儷影，直至午夜，才襲一身沁涼如水的夜色返回旅館，那是我人生經歷過最魔幻的夜晚。

外公的機票須核對編碼

會議結束後，乘德航到漢堡和小阿姨家會合，當時未有歐元，我在挪威簽了多張美元旅行支票兌換克朗，其後每到一國得先換不同幣別。我們前往剛經歷史性時刻的柏林圍牆，牆上散布圖騰，牆角布滿紀念花束，德國人本就表情嚴肅，圍牆更散發嚴峻的氣息；又赴整潔的瑞士登纜車觀賞終年白頭的鐵力士山；在遍地黃金的巴黎，欣賞華麗街景和優雅自信的法國女子，赴羅浮宮時我的眼鏡破了單邊，觀謎著眼左右來回觀賞蒙娜麗莎的微笑，當時遊客未如此眾多，她神祕凝視回望的眼神，讓我驚覺和神韻全失的複製畫天差地遠。

告別小阿姨一家後，赴新加坡探訪親友後返台，此後外公常和我提起此行，還蒐集資料撰述敘事細緻的旅遊散文，我卻未細讀回應。那趟旅程最難忘的是挪威，期盼有朝一日還能重返澄澈如藍托帕石的國度。爾



挪威海港卑爾根。

後我心思飛馳遠揚，膽子奇大。大一暑假赴柏克萊遊學兩個月，課餘在紅樹林體驗印地安文化，載歌載舞野放，一點也不想返家。曾問留學美、法的同學能否寄居，她們一說好，兩週後我就出現，讓好友們躲避不及，夜晚睡在客廳地毯上或朋友從路邊撿來的床墊也甘之如飴。脈動亦隨履跡分布在世界多個角落，雙子星大廈倒塌、倫敦和巴黎恐攻，亦隨之震動。

這世界太遼闊，年輕的我一直不甘禁錮於小島，以為只要往前走，就得以暫時擺脫制式的生活，開拓新的人生風景。然而那些精采的行程回憶，其實是大片枯燥日常供養成就的。民國九十二年暑假，我和好友約好到英國自助旅行，行動不便捷的父親聽後也想去，我明知他此後再難長途遠行，還是狠心拒絕了，兩年後父親中風，我們全家曾共赴紐澳和美加旅遊兼探親，此生他卻未曾親履過嚮往的歐洲。陪伴父親的期間，我也儘量減少出國遠行。

民國九十八年，百歲高齡的外公往生，頓覺如大樹傾倒。我和外公的相處一直客氣不親暱，雖則我是第三代中唯一也進入中文學界任教的，老人家晚年重聽，溫煦清明的眼光常默默觀察親人，而我卻常迴避他的眼神，一如多年前二舅拖著病體時，我看到他的依戀和

這世界太遼闊，年輕的我一直不甘禁錮於小島，以為只要往前走，就得以暫時擺脫制式的生活，開拓新的人生風景。然而那些精采的行程回憶，其實是大片枯燥日常供養成就的……

遺憾，卻未做回應，因而格外傷心懊悔。七七之前，我作了一個夢中夢，夢境中我在早逝二舅的房間睡著，夢見外公，是二十年前的相貌，頭髮灰白身著西裝，指著手腕上的錶，認真清楚地說：「我很喜歡這個錶，這個錶很好，你們把它燒給我。」他慢慢說了兩三次，好像怕我聽不懂鄉音。夢中夢醒後，我告訴外婆家裡的人，有人說外公的機票須核對手錶上的編碼，才能啟程。

再度來到挪威

翌晨回到現實，問起媽媽才知錶已留在我們家，是她二十年前送的，和我的錶在同間店買的同個平價品牌，錶後真有編碼。當晚和外公的外傭聊起，她說對呀，爺爺常說很喜歡這個錶，很好用，是阿方送的，在醫院時一直想戴，和夢中外公說的前兩句是一致的。我想起外公常在看錶，他是把握時間努力生活的篤實學者。隔天將錶照相，彩色列印成一模一樣的大小，貼在紙板上圍成環圈，在背後註記編碼，一路拿到塔位前，眼淚不慎滴落於上，留下了淚痕。

四十九天將到，他得上路了，我們曾一起飛越千山萬水，機票因此別具意義。十八年前那趟旅行，外公常和我提起，我一直覺得他是老邁的，不了

解我對世界的好奇和所受的衝擊，表達情感含蓄的外公屢屢嘗試和我交流。外公是來和我告別了，他透露只是遠行，而非永訣，錶象徵了他和親人的緣分，及與這世間的連繫。

三年後，我和媽媽有了一趟還願之旅，我再度來到挪威，仰望清透遼遠的藍天白雲，俯瞰冰透清涼海水，欣賞碩長乾淨的北國居民。每到一個旅館，都打開水龍頭試飲，沒料到因世界性的汙染，再也尋不著清甜的水質，連牛奶也不再如此鮮甜。我在海洋博物館內徘徊，二十年來人事已非，外公已在海天相連的彼端。每趟旅行往往在試圖彌補之前的遺憾，事過境遷卻回不到原點，再也無法追尋錯失的過往。

去年初父親說等春暖花開，要再回大陸探親，春節後突然病重，步出家門住院檢查後，再也未能返家，滿百日時天朗氣清，彌留的父親勉力睜眼，戀戀看家人最後一眼，盤旋了好一會心跳和脈搏，方安息主懷，我們在病房為基督徒父親唱了幾個小時的聖歌，啟程前流淚跪拜叩別，靈車依習俗將繞經家門。車行上高架橋，望著窗外夜色如水，心思通透清明，世界如此美好令人依戀，好久沒遠行，我突然想展開一趟旅程。盼望有天再相遇，和您們分享旅途中的種種。

【下一次的相聚】◎郭強生

上海懷舊

上海這兩個字，無論對東方還是西方人而言，總是代表了上個世紀初的紙醉金迷、龍蛇雜處，如同一只神祕的寶匣，裝滿了想像的珍奇，彷彿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在此發生的。沒有去過的人，也一定早在電影或小說裡讀過，那些越荒誕反而越真實的人物情節，大抵都是自己的投射。

一九三〇年代德國大導演約瑟夫·馮·史坦伯格初到好萊塢，便以同樣是德國來的性感女神瑪琳·德麗克為號召，拍攝了一部《上海特快車》。西方交際花「上海麗麗」每次出場便換一套行頭，但是最後拯救了全車的旅客免於

被軍閥掠奪的，卻是由黃柳霜這位好萊塢第一位華裔女星所飾演的妓女，從頭到尾都穿著同一件旗袍，手刃了想要強姦她的惡霸。

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，最讓我目不轉睛的卻是她。這位出生美國加州的華裔女子，之前從未去過中國，但是卻成為了西方世界想像上海的一個窗口。

在種族歧視仍嚴重的美國三〇年代，黃柳霜一直成不了一線女星，但是一個世紀後，她的照片與海報仍然流傳，已經很難分辨她究竟是懷舊的新商品，還是時代的舊恥辱——中國妓女。旅美行動藝術家張洹在我出席的文化論壇

中更是語出驚人，一上台便說：「上海文化是女人的文化，妓女的文化。」這聽在一直被關在飯店會議廳、還沒機會走出去看看今日上海的我耳朵裡，宛如雷鳴。

用西方的眼光看上海，恐怕早就根深柢固在每個外地人心裡了吧？

請飯店幫我叫了車，終於要去一訪真正的上海了。司機是位小姐，人極為客氣有禮，把我在新天地放下，找錢時快速塞給我一張名片：先生回旅館時還要用車嗎？機靈得讓人有點心疼。

說實話，我對老上海的興趣，遠不及看看中國崛起後如何翻轉西方眼光的上海。但是第一站就頗教人失望了。新天地裡擠滿了西方遊客，穿梭在櫥比鱗次的咖啡店或西式餐廳間，除了商店與購物城，還是商店與購物城。然後突然變天，一場雨下得讓所有人措手不及，但是新天地裡沒有一家超商，買不到雨具的遊客們全都成了落湯雞。

我躲在咖啡廳裡，開始研究四周人的長相，很快地我便找出在上海人的相貌特徵了。多半是圓臉，細細眉眼，白團團的，脖子略短，身材都不高。我想起高中同學裡有一位，父母都是道地上海人，如今我在他的祖籍老家，放眼望去，幾乎都是他家的親戚，忍不住自己噗哧笑了起來。

水有源，血亦有緣，除非是真與西方混了種，否則不論吃什麼米，講哪國話，這個基因還是除不掉。西方人看東方人覺得長相都雷同，只有自己人互看才看得出其中微妙。還沒看到上海，我先看到了道地的上海人。

雨一停，我便開始沿著徐家匯路亂走，除了高樓旅館百貨公司，沒有什麼值得看的。鑽進小街裡，老上海就出現了，亂亂舊舊的小鋪子還有小樓房，彷彿它們就是為了我們這種外地遊客的好奇而存在的。不免心中一陣感慨：這個城市再怎麼繁榮進步，大家想看的還

是它的老街梧桐，否則好像就很空虛，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心態？

一幅非常殖民風的洋樓吸引了我的視線。鐵柵門外那塊銅匾上刻著：「法租界警務處暨中央捕房舊址」。

滿清割地賠款的歷史課上演了，租借地裡西方白人就是這樣睨視中國人。但是讓我更好奇的是建築物的本身，露台梁柱加上一扇扇白色百葉窗，根據我看電影得來的知識，這根本是當年在越南常見的法式風格。

不管是在濕熱長夏的印度洋半島，還是在夏熱冬雪的長江三角洲，法國人都一再複製著同一種東方情調。就像是四處為家的戲班子，到了哪兒就在哪兒搭建起同樣的戲台布景。

還是得繼續販賣懷舊的上海，讓我想起了《綠野仙蹤》童話故事裡的翡翠城。城裡處處寶綠燦爛，是因為每個人都必得先戴起一副綠色眼鏡。